



清明,自从国家确定为法定假日,且在高速公路实行免收过路费以后,除了祭奠活动以外,更增加了人们踏青、团聚、旅游的内容。清明,似乎由过去人们印象中悲痛的节日,变成了一个欢乐的节日。其实,据古书记载,清明在古时就已赋予了这些内容。今年清明期间,我实践了这些项目,感受颇多,特记录于后。

追思

今年清明节期间,我先后去了扬州茅山墓园、高邮东墩墓园、临泽泰山墓园和沈家堡墓园,为近20位几十年来先后逝去的三代亲人扫墓。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和她新建家庭以后,我们已经连续5年一起为她的先生和我的太太扫墓。她的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党史工作者,我的太太是一位优秀的邮政工作者。12年前,6年前均为病魔夺去了生命,现分别长眠于扬州和高邮的公墓。我们结合后,曾经为扫墓纠结过,但经双方商定,还是决定一起于清明期间为二位亲人扫墓。这样做,既是对他们两位的追思和寄托,也是为我们新建家庭幸福指数的巩固和提高。尽管少数朋友有些微词,我们还是坚持这样做了,且要坚持下去。

今年,我们这种追思的形式得到了女儿、女婿的支持,全家一起至高邮公墓为她扫墓。临离开前,现在的她对作揖并默默地说,我们走了,保佑您两个外孙喔!大外孙也握拳作揖说,外婆保佑。更有趣的是,二外孙也学着握拳作揖,用不太清晰的语音连说,外婆保佑,外婆保佑!此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逝去的她慈祥的笑脸,似乎她已发出了会心的微笑,答应在九泉之下保佑两个外孙茁壮成长。

寻根

我的伯父因有些历史问题,上世纪50年代末由临泽镇下放至原临泽公社沈堡大队,当时年事已高的祖父母和二堂哥均随其一起落户沈家堡。因历史问题的下放,算劳动改造,全家在那里抬不起头。我父亲因是一个粮站职工,又胆小怕事,虽不算断绝来往,亦走动不多。仅是上世纪60年代初,因自然灾害影响祖父母相继去世,父母亲去参加过草草的下葬。

此后不久,大伯也去世。二堂哥在农村吃尽了苦头,干苦活挑重担不担,关键是抬不起头,走投无路外流安徽和外出打工达7年之久。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了我们家。二堂哥老师范生落实了政策,先由民办教师,又转为公办教师,再遇到现在堂嫂的帮助,成家生子,现三个侄男侄女,都已成家立业。一个是苏州吴江标识牌有限公司的老总,一个是扬州二手车市场的老板,侄女也是吴江一服装企业的高管。前年,二堂哥邀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去祭

皖南山区一陡岭,两县毗连各半。南侧隶属东至县,岭北归籍贵池县。群山耸立环岭抱,它位中央似轴心。层峦叠嶂羊肠道,民间交往必经程。海拔高约一千米,上下攀援一百分。五十年前我经地,工米制茶务于民。暂住虽只二年整,村民相处情意深。久已立意访故地,看望老友叙旧情。去冬驱车一千里,冒雨顶风陡岭行。原为山道泥石路,估需一天行程。导航标示康庄道,黑色公路直通村。乡亲得知我拜访,早在家门候我临。久别重逢似陌生,仔细辨别方认清。激动心情无法表,询长问短不稍停。昔日玩童成祖辈,当年同辈白发翁。青壮少年出外地,务工经商忙挣钱。惜叹翁媪多不见,先后西去作古人。土墙陋屋无踪影,楼房林立别墅群。荒芜丘陵凹凸地,如今已是茶果园。野藤乱石岭

追思·寻根·团聚

□ 陈庚林

扫祖父母、大伯父母和英年早逝的大堂哥的墓,我们就动议让我们的后代团聚相认一下,来一次陈氏后裔的寻根之旅。

今年清明节前一日,我们老姊妹辈7人和小姊妹辈3人(第三代4人因幼小未成行)分乘两辆车前往沈家堡寻根。大家在祖父母、大伯父母和大哥墓前献花、烧纸,寄托哀思。望着沈堡一派田园风光,小辈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影。女儿和侄女在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边留影,高兴地说,老陈家的根据地,长这么大这没有来过呢!我在《金陵晚报》社当记者的侄子,在朋友圈写了一段话,是对我们这次活动最好的诠释: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重视清明祭扫。往上推三代、四代,你知道你的祖先在世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或稀松平常或惊心动魄的故事吗?今天去爸爸的爷爷、我的太爷坟上,略知了陈家当年的一些故事,也与同辈但不常走动的陈氏后代中佼佼者们喝酒,颇有感慨。即使自己是寻常人,也该了解自己是从哪里来,自己身上有哪些基因,才能洞悉自己应该更好地往哪里去。这就是寻根。

团聚

今年清明节我们团聚了二次。

一次是4月3日中午,我们陈氏后裔两大家七小家老小三代21人在沈家堡二堂哥家的聚会。二堂嫂原以为满打满算三桌人,后因一些情况人未聚齐。为这次团聚,她第一天从早一直忙到夜里一点钟,当天早上五点又忙开了。菜都是家乡的土菜。蔬菜、水产都是自家种养的,猪肉是本猪肉,鱼、虾、螺等水产是自捞的。小辈们吃到藕夹子、大陆春卷,男孩几个小弟兄弟边喝酒边交谈,其乐融融。二堂哥还特地从临泽镇请来了专业照相师在他家门前春日阳光下,拍下了“仁义礼智后裔沈家堡合影”(注:“仁义礼智”为父辈的排行),几十年陈氏后裔仅有的一次“全家福”。

二次是4月4日下午,女婿在扬州“君顶”举办的一场聚会。他的三叔供职北京公务繁忙,平时少有走动,今年带着新婚的儿子和儿媳妇回家乡祭祖。席间,全家老小包括我们夫妇,12人一个大团桌。女婿特地点了江刀和河豚,请他四川的堂弟媳品尝。吃惯了川菜的小女子,第一次吃到淮扬菜,高兴至极!饭后,他三叔一行从镇江乘高铁返京。晚上七点钟,我已抵邮,在微信中传来了二外孙稚嫩且不太清楚的声音:“三奶奶,到家了吗?”北京那边传来了他三奶奶清脆爽朗的声音:“已经上地铁了,马上就到家了,你来北京玩喔。”高铁、高速公路的飞跃发展,也为亲人团聚添上了金色的翅膀。

清明节又是一次团聚的节日,真好。

陡岭行

□ 张惟根

变样,苍松翠柏桂花芬。竹林百鸟大合唱,溪水清流响叮咚。仿佛进入仙境地,休养生息何处寻。生态环境多优美,令人感慨十万分。传统民俗招待客,陈规旧矩礼友人。就地食材城少有,山珍野味样俱全。茶油山楂辣子酱,乡土烹饪技艺精。泉水煮茶竹燃料,自酿米酒甜又醇。冻米爆花蜜鸡子,芋制脆饼香喷喷。木炭火锅荤素烩,冬笋栗粉腊肉蒸。闻名全国特产,异金湖里麦鱼鲜。荷叶鸡脯盖浇面,意表吉祥互延绵。敬酒碰杯多热闹,欢声笑语话从前。没有不散宴和席,稍坐辞别忙回程。老幼围车相相送,依依不舍难分。馈赠山兰作纪念,大雅礼品分外珍。千言万语一句话,但愿彼此谊永存。回程途中澎湃,朴实友情美善真。身逢盛世好时代,各自珍重颐天年。

坝·坝头

□ 朱延庆

坝,字典辞书中解释为:截住河流的建筑物,或者是在河工险要处巩固堤防的建筑物。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人,家在县城,人在农村工作,生活诸多不便。有的就干脆在农村安家,有的人不甘心在农村,总是等待机会往城里调。

S医师中专毕业,在农村一个大的集镇医院工作25年了,外科手术做得很好,上腹部、下腹部手术都能做,在周围的乡镇也有了名。机会来了。城关镇医院一位老外科医师去世了,很需要一名精明能干的中年外科医师来接替。S医师与该院长联系上,院长说,像S这样的人正合适。S于是向当时供职的医院院长申请调动的事。院长先是坚决不同意,S便天天磨蹭,诉说自己的家庭困难:家中有父母,妻子在外地工作,大女孩在外地上大学,小儿子在上初中,做儿子、做父亲的不能担当起家中的事,真感到内疚、惭愧。经过多次长谈,院长同意S调动了,好在S的副手也能独当一面进行有一定难度的外科手术。

S的申请报告呈送到县卫生局,人事科长、副局长、局长研究决定,同意S调入城关镇医院。可时间过去半年还没有什么动静。S的表兄是县中医院的书记,一天,二人在一起商谈:谁

在坝下不放,谁在打坝头。

在江淮方言中,坝、坝头有其喻意。坝是用来拦水的,有的事情不能顺利办理,就如同截水、拦水一样,有人打坝头了。

二人商谈有了结果。县卫生局有位管人事的副局长,他有个表弟W是另一个大镇医院的内科医师,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五年,在县城谈了对象,刚生了个小孩,家庭也有一定困难,准备调进县中医院工作。那位副局长为表弟W工作的调动做了不少工作,与县中医院也谈妥了,但没有来得及同书记打招呼,书记以暂不需要内科医师为由,就是不同意W调进该院。原来问题的症结在这里,表兄弟二人都笑起来了。S医师对其表兄说:我进不了城关医院,原来是那位副局长坝住的;W进不了县中医院,原来是你老哥打坝头啊!你要先开坝,我那个坝头就会打开了。

过了十天,W到县中医院上班了,S也进了城关医院工作。

人与人之间的“坝”宜开不宜筑,那样世界就多了几分和美。

车过徐州,便入齐鲁。

这一带仍是平原,十月底的光景,原野上还是碧青碧青的,和南方没什么区别。

我疑心列车直线样地奔跑,它撒开腿,它发了疯。它要奔到哪里去?它似乎不知道,我一下子也不知道了。

下午四点钟的华北平原的轨道上的列车上的我。我浮在车厢连接处的随着车轮撞击铁轨而振荡的空气里。我口袋里没有烟。我在钢质的地板上被映出长长的寂寞。

往前,一大片云,在原野上投出影子。尽管厚实,但因遮住了阳光,它显出透明的阴沉。它很不规则,周遭甚至长得十分潦草,可以让人很滑稽地联想到棉花糖。大概没有风,它开始不担心白云苍狗的变化。我始终看得见它,它也懒洋洋地张着,无聊地看着我打发时光。列车走了快一刻钟,我对着手表的分针,终于觉出了它可怕的巨大。它是在存心吓我呢,简直是恶作剧。

又往前,一个村庄,几户人家。土墙灰顶。抄着手,蹲那儿,眯眼打盹儿。它们大概已经习惯了铁轨和列车,车子来了,瞥一眼,头也不点一下,继续眯着。

再往前,一棵树,枝桠在原野上恣意舒展。慢慢地近了,枝杈上有个鸟窝,一只大鸟盘来盘去。呼啦一下,眼前又是原野。这个世界当真只剩下原野了么?

原野上渐渐笼起一层薄雾。夕阳给薄雾渲上一层淡淡的橘色。

碧青、浅绿、鹅黄、粉白,远接触目所及烟青色的苍苍。

是无穷的生命力还是无尽的荒凉?这大概就是北方原野的印象吧。喜欢么?谈不上,我只是觉得很感动。一个人置身于矛盾的广袤之中,可能都会生出这样的感动。

我多想停一停,在这样一片原野里的一个小站上。

只需要一个站台。

1977年,中国在经历了11年的高考制度冰冻期后开始复苏,其招生政策改变了以往学习成绩好与差无关紧要,关键是成分要好,工人、贫下中农家的孩子才有资格上大学,其次家中要有亲戚当干部,才能帮你向上推荐的模式,通过考试选拔人材。这让所有的人都获得了平等竞争的权利。特别是那些有“成分”问题的考生兴奋得跳了起来,期盼着这一政策的落实。由于外公的成分是“地主”,我招飞、当兵、上学、招工都被拒之门外。尽管以往也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策,但实施起来就是点缀而已。所以我对国家这个政策能否具体实施而心有余悸,加上离开学校已经10多年了,考大学的资料一无所有,参加高考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是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加上爱人的说教:或许新招生政策真正落实到位,你去试一试,考上最好,考不上也不吃亏。我便半信半疑地报了名,选择了走高考这条路。

由于是冰冻期后的第一次高考,报名的人数特别多,报考的对象是1966年到1977年所有高初中毕业生,有军人、工人、农民、知识青年。鉴于参考人数太多,所有考生都必须参加预考,以取得高考资格。这个资格是相当难以取得的,因为当时的录取比例29:1,是历年高考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凭着11年前在校学习的扎实基础,在没有任何辅导资料、没有老师辅导的情况下,我顺利地通过了预考。

当年高考时间是在冬天,考场设在县城中学里。考试那天,我爱人和女儿陪我上了县城,目送着我进了考场,给了我鼓舞,提供了我顺利答题的正能量。记得当时我坐在考场的第一个位置上,用的是一支蓝水钢笔,认真答题,检查一遍,也就交了卷。江苏考试的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合卷。题目已经大多数记不清了,但作文题目《苦战》,至今还记得,内容写了农村一年中最忙碌、最辛苦的夏收夏种;数学题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当然是十分容易的,但对当时丢开书本多年的我们来说,大部分题目还是生疏的。我清楚地记

齐鲁青未了

□ 汪淮江

我的下巴上满是青绿色的胡渣。

薄暮冥冥。

车至泰安。

泰山突兀地冒在原野上,真像跳出来似的。它显得没由来地大。泰山岩岩,鲁邦所詹。苍苍莽莽者,于斯为盛。

泰山是男人的山,它坦坦荡荡地裸露出大块大块肌肉般灼眼的岩石,借着落日余晖,射出极度的阳刚。“岩岩”,大概就是这股意思吧。“詹”即“瞻”也,鲁国人瞻它,不是没有道理,这样的山,确实需人膜拜(相比之下,江南的山麓多是姒娥体态,早被诗人们腻够了)。汉武帝到了泰山,话也说不出口,只一个劲地大叫“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这个,我相信。

我从未登过泰山,只在往复的旅途中礼拜过它。但我相信,如果哪天能有幸接近它,我也多是奉上敬畏之心。我不会融入其中,因为我天生对超自然的非人性的物体存在恐慌感。我也绝不会登上山顶(对每一座山皆是如此),因为我深信,“一览众山小”的情怀只有圣人才能真正体味出,我这样的凡夫俗子,览了也是白搭。

太阳几乎没有了,天地间充溢着从紫色到藏青的叹息。

泰山的山脊被车窗玻璃渐渐裁低,山脉延续处,乃是一群群菌子。

再后来,一只只菌子倔生生地蹲在那儿,看不清头脸,显得有些愣头愣脑。它们要证明什么?呵呵,那犟性子,明明就是泰山生出来的嘛!

车内的灯光在菌子黢黑的断崖面涂抹了一格一格的蜜黄色。

过黄河时,天已黑透。黄河流水鸣溅溅,我是听不见了,满耳充斥着车轮、轨道和桥体的重金属。

在漆黑的夜里,我需要一首歌来遣走恐惧。《Jupiter》应该可以,虽然它不切题。

别样的高考

□ 孙三昌

得压轴题一道有关极值的问题,很大一部分考生都解答不出来。考试结束后想知道正确答案都很难,特别是政治、语文中有的题目答案老师也拿不准。不像现在高考一结束,报纸上、网上就提供了试卷与答案。考生对一下,自己也能估算出自己的考分。特别是生活条件方面,我的高考可比现在艰苦多了。记得中午在饭店吃一碗面条,下午又在考场上继续战斗。而现在孩子的高考伙食既讲营养,又色、香、味俱全。同时现在社会各界都很关注高考,考场周围的车辆都必须绕道而行,送考的人数比考生还要多。现在的孩子真是太幸福了。

顺利通过考试,我接到了过线通知,接着就是体检,填报志愿。当时的情况不像现在,填报志愿除了有厚厚的“攻略”可供咨询,还有老师的具体指导,家人、朋友的参考意见。由于不清楚自己的高考成绩,加上既结过婚,又有小孩,根本就不敢填报比较好的院校,所有志愿都是别人不愿意填报的师范类院校。殊不知与我想法相同的考生很多,因此很大一批人都涌到这类院校,反倒造成录取分数较高。1978年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邮递员给我送来了一封《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我被录取到高邮师范数理专业学习。当时喜悦的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不由自主地落下,感到自己一步登天了。

3月初,我如期来到高邮师范报到。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感慨万千。班上的新同学有百分之六十是老三届毕业生,结过婚的占百分之三十多。兄弟同班,师生同室,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成为录取考生中的一大亮点。同学们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都很勤奋,暗暗使劲,争取学习更多的知识,毕业后去适应中学的教学工作。